

涵芬樓古今文鈔

呂景端
書藏

新平知書

PDG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四十五目錄

書牘類

書四

答李景夏書

鮑欽止

謝祭酒司業書

周行己

答陳瑩中書

楊時

與羅仲素書

李侗

與曾天游書

葉夢得

賀陳丞相書

朱熹

與戶部鍾侍郎書

朱熹

與留丞相書

朱熹

答韓尙書書

朱熹

答鄭自明書 朱熹

與臺端書 朱熹

答梁丞相書 朱熹

答汪尚書書 朱熹

答呂伯恭書 朱熹

答陸子壽書 朱熹

與王龜齡書 朱熹

與劉共父書 朱熹

答陳體仁書 朱熹

與龔實之書 朱熹

答葛寺丞書 楊萬里

答邢司戶書 陸游

答劉主簿書 陸游

答王樵秀才書 陸游

與尉論捕盜書 陸游

答凌解元書 王炎

與宋漕使書 陸九淵

與鄒經略論林欽州事書 陳宓

代平江府回馬裕齋催泄水書 黃震

復張巖書 完顏宗浩

臨終遺子書 韓玉

答張仲傑書 王若虛

貽范元直書 郝天挺

與姚公茂書 楊奐

與竇先生書 許衡

答耶律惟重書 許衡

與楊元甫論梁寬甫病證書 許衡

與襄陽呂安撫書 宋衡

與姚江村先生書 盧摯

答董中丞書 吳澂

與烏叔備書 安熙

答章秀才論詩書 宋濂

答梁孟敬書 劉永之

與王待制書 徐夔

與蘇先生書 方孝孺

答鄭仲辯書 方孝孺

答許廷慎書 方孝孺

與方正學書 王叔英

與徐氏論文書 李夢陽

駁何氏論文書 李夢陽

再與何氏書 李夢陽

與李空同論詩書 何景明

與郡守肅齋王公書 文徵明

與余休 魏校

與康對山 霍韜

與朱貳守 霍韜

與郭价夫學士論詩書 王廷相

答程伯大論文 朱夏

復保甯太守李君書 羅倫

答毛憲副書 王守仁

與方子服論詩書 王稊登

與薛憲副書 王稊登

與文徵明書 唐寅

報劉一丈書 宗臣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茅坤

與查近川太常書 茅坤

答李中溪御史書 唐順之

答茅鹿門 唐順之

與周中丞論項守書 唐順之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四十五

侯官吳曾祺纂錄

書牘類

書四

答李景夏書

鮑欽止

向辱書勤甚。屬差考試山陽。往返彌日。到家未弛擔。小兒不幸。親黨亦有哭泣。忽無好懷。受代不遠。俗事日加。多故因循。不得爲報。皇恐皇恐。師文到官。亦已暮年。靖共職事。當不素食。位無小大。必行其志。期於無愧而已。世之士大夫。在下則卑其官。曰此不足爲也。皆偃然自高。不事事。慕晉人恐不及。至登用於上。亦果肯有爲乎。夫富貴在彼。不可期。終身小官。亦終身不事事矣。然則食人之祿。獨無愧耶。錄事參軍實郡紀綱。於事當無不統。今任用重輕。與古殊絕。文書行吏。或有以相關者。顧皆不急。然筦庫犴獄。率兼領之。尙號爲煩碎。欽止始至之日。與之立科

條坐曹不少休。或相勞苦曰。公儒者。翰墨職也。米鹽且敗公意。或相詆毀曰。是銳始者久必怠。然欽止爲之將三年也。蓋如是而後安。夫材力不任其事。冒焉以居。材力足任矣。苟且以自便。小官可也。官益大。任責益重。又將冒焉。又將苟且焉。一身或免矣。如國何。此時俗習以爲常。而古人所大懼。師文磊落遠器。今乃局促於委吏之末。日與市井小人。商權銖兩。惟恐無贏餘。以登有司之課。誠若有可厭。顧官以是爲職。欽止私憂執事之怠也。是以有前所陳。願少察之。昨書推譽皆過其實。謹避席不敢當。置規皆中其病。謹再拜受賜。朋友道絕久矣。今爲尤甚。平居接杯酒。出肺肝。非專道義之交。皆勢利之求也。陽爲道義。陰爲勢利。尙多此族。一臨危機。真情乃見。若夫相期於寂寞之濱。見賞於歲寒之後。善以相稱。不善以相戒。此前修之高風。而欽止非其人也。乃幸辱焉。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敬誦此章。以爲左右之報。冬候凜凜。未見。伏惟進學自愛。

古之爲天下者。至簡易也。舉天下而付之百執事。使分爲之。未嘗認認焉致疑於其人。蓋先之以庠序之教。孝悌之義。使人人皆知仁義之行。而無犯上作亂之心。然後委之以府庫而不疑其竊。與之以封疆而不疑其叛。託之以社稷而不疑其亂。非謂其法制足以使人不爲竊且亂也。能使人不爲竊且亂也。後世之爲教者。異於是矣。大開祿利之路。以誘之於前。而嚴其法禁。以驅之於後。使天下之人。皆搖奪其忠實之良心。而顛沛於利害之間。上下一道而莫之覺也。是以天下之人。生則溺於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俗崇尚之言。以仁義爲迂闊不切之務。而甘心於得喪寵辱。以爲實有。嗚呼。胡爲而莫之覺也。昔之舉天下之善者。莫不歸之於舜。舉天下之惡者。莫不歸之於跖。而孟子以爲舜與跖之分。無他。義與利之間而已。夫天下之人。莫不爲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舜。莫不爲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跖。而匹夫單行。一不受嗟來之食。此其爲義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與之者。謂其已有舜之心矣。尋常之人。簞食豆羹之不忍。此其爲害至小也。然而君

子之所以惡之者。謂其已有跖之心矣。是故聖人之所恃以爲天下者。爲其有善教以養天下仁義之心。而君子之所以自重其身。以有仁義之實也。行己生而守父兄之訓。長而聞先生長者之言。皆以爲如此。是以平居不忍一日僂焉其躬。取利於君子之所賤。蓋嘗三省於視聽言動之間。不使斯須有不慊於心之餒。謂古之善充擴仁義之心者。其要在此。比者國家欲得天下可用之才。而舉天下之士。各付之有司。使觀其仁義之言。以求其仁義之實。而行己嘗以其所知者。寓之於無能之辭。以應有司之問。而或者因其言以得其心。謂其學之不苟也。迺越去等夷。拔於數千百人之中。不責其記誦疎略。不繩以科舉法度。而特取其心之所存者。如行己者。抑何足道。而有司所以取士之意甚美也。夫爲國家養天下仁義之才者。太學也。爲國家得天下仁義之士者。有司也。然則行己亦自有心矣。故因近世舉子之常禮。而得以區區之說致謝焉。

辱示法界三門大旨。引據精博。極儒佛之奧。使蔽陋者與聞焉。幸甚幸甚。然其間鄙意有疑者。敢不請。繫辭曰。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賁之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止而文柔。剛柔相雜。賁之所以爲文也。白賁受色者也。賁無色。色色者也。惟有質爲能受。惟無色爲能賁。爻之辭曰。白賁。而卒乃曰。賁無色。斯謂之普融可也。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學者之事而已。謂之會色歸空。吾儒之書。或恐無此意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則爲詩猶有得失焉。爲之高叟。是固而已。非知詩者。則爲之一言。恐未足以蔽二南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二南固在其中矣。恐不須他求也。顏淵三月不違仁。非由仁者。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矣。故以復之初爻當之。復之未遠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夫坤之初。陰始凝也。未至乎堅冰矣。而卒乎堅冰者。理之必至也。辨之者不於始凝之時。而於堅冰而後辨。則鮮不及矣。若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此二爻以禹稷顏淵出入往來之事當之。亦恐不相似也。夫乾一變而爲姤。五變而爲剝。坤一變而爲復。

五變而爲夬。復者陽之來。而剝者陰之極也。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故剝窮而反。反而復。陰極故也。竊意剝者其乾之終乎。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有意哉。馴致其道。以至於此耳。故易於小人幾微之際。每致意焉。姤之辭曰。女壯勿用取女。姤之初。陰始生也。女也者。陰始生之象也。始生未至於壯也。而有壯之道焉。猶坤所謂履霜。堅冰至也。故曰勿用取女。蓋取之則引而與之齊。引而與之齊。則終末如之何也已。昔陽城之於唐。其任職非不久也。其初裴延齡未用也。不於未壯之時止之。至天子將用爲相。乃欲取白麻裂之而哭於庭。豈不晚乎。夫白麻。王言也。不可裂。天子之庭。非哭所也。以是而處昏主亂相之間。其免也。幸而已矣。故姤之初六曰。繫於金柅。蓋於其未壯而止之。使勿行也。與坤初六異矣。坤之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而其卒也。有疑陽之戰。順而無以止之故也。自姤至於剝。陰之進極矣。坤順而艮止。剝之所以成象也。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剝矣。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爲之。而況於人乎。然君子

之尙消息盈虛。無時而不然。獨於剝言之者。蓋君子小人相爲消長。至剝而極矣。此成敗之機。而邦之興喪繫焉。雖動息語默之微。一失其機。不可復救矣。況施於事乎。東漢之衰。君子欲以力勝之。引姦凶而授之柄。卒至乎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不知此故也。後之治剝者。可不監之哉。至於夫。則陽之進極矣。君子衆而小人獨。其夫之易矣。然疾之已甚。亂也。故覓陸夫夫。雖中行。僅無咎而已。未光也。況過之乎。當是時。若禹之班師可也。夫亂世不能無君子。治世不能無小人。特其消長異耳。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故治世能使小人不爲惡而已。不能絕之使無也。此處夫之道也。承示論坤復之義。故輒及此。以取質左右。高明以爲如何。或未中理。幸明教我。

與羅仲素書 李 侗

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

泗之閒。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于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于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于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麤有識見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至于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于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爲所求有大干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于飢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于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爲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

于動靜語默之間。日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之累哉。

與曾天游書

葉夢得

某頓首啟。稍不承動靜。日積馳仰。秋高卽日。伏惟台候萬福。見報懇辭北扉。何其甚高。而進陟經闈。仰見聖懷開納之重。併以慰歎。某勉彊已兩月。前所當料理者。稍就緒。免民絹橫斂二萬八千匹。芻陸運遠至者二十萬束。疲瘵似少蘇。儲廩有來歲之備。可以藉口言歸矣。顧防冬未敢請。曾探報云云。當略知朝廷會三大將。必詢所爲計。誠得策。然須各極其說。而斷歸于一。還以授之。使其心以爲可行。而無異情。緩急肯相爲先後。乃可望成功。此魯人所謂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事至而戰。又何問焉者也。比年常患出不虞而無備。欲戰而旋竭。無一可守。

故爾韓岳主戰。張主守。韓志在淮。張志在江。此人所共知。不知皆灼見其理而身任之乎。抑意各有向而姑爲之說乎。韓輜重盡在山陽。張輜重盡在建康。江淮之不同。勢使然也。則言戰者未必能必勝。言守者未必能必固。要之戰守二者。何可偏廢。江之與淮。亦彊弱進退之間。惟吾謀一定。則可戰可守。或江或淮。惟敵之爲往。慶厯中。韓范二公在西方。韓欲戰。范欲守。初亦不同。久之皆自以爲過。故末年還朝。相與共獻策。極論戰守參備之計。是時元昊力求和。朝廷欲遂從之。而二公深以爲未可。請以和議爲權宜。戰守爲實務。且謂元昊欲窺關中。非獨其志。卽吾漢人陷沒者。贊之以自圖富貴。今日事勢。有相類者。李成孔彥舟徐文輩。旣皆爲其腹心。近復聞以鄜瓊守拱州。去歲叛兵已盡散遣。而復集與之。其情可見。是安得不思。惟計戰守者兩盡。和議成。我固受其利。不成。我無所失。此韓范之說也。不識嘗見之否。家有韓公家傳。載之甚詳。適攜來。漫錄附呈。恐或可佐論思。某職在內地。當敵者三大將。豈敢冒代庖之戒。夜中偶不得眠。過慮及之。旦起適有使人。